



名著名译

草原和群山的故事

〔吉尔吉斯斯坦〕艾特玛托夫 著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



插图本

草原和群山的故事

〔吉尔吉斯斯坦〕艾特玛托夫 著

力冈 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MAY 12/03

(京) 新登字 002 号

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
ПОВЕСТИ ГОР И СТЕПЕЙ

©本社通过中华版权代理公司
购得艾特玛托夫全部作品的
中文版版权。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原和群山的故事 / (吉尔吉斯斯坦) 艾特玛托夫著;
力冈等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1
(名著名译插图本)
ISBN 7-02-004450-6

I. 草… II. ①艾…②力…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
集 - 吉尔吉斯斯坦 - 现代 IV. I3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6484 号

责任编辑: 刘开华 装帧设计: 何 婷
插图: 秦 龙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张文芳

草原和群山的故事

Caoyuan He Qunshan De Gushi
〔吉尔吉斯斯坦〕艾特玛托夫 著
力冈 等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1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02-004450-6/1·3381

定价 11.00 元

出版说明

2003年初,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我们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精选出60种深受读者喜爱的外国文学名著新组成了“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该丛书一经推出,就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他们纷纷来信来电,对丛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希望增补一些新的品种。为此,我们沿续“名著名译插图本”前60种的基本风格,继续推出这套丛书的后40种,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1月

前 言

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只有三百多万人口的小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当代作家。但他的名字却远远地超越了吉尔吉斯的国界，传遍世界许多国家。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九九七年的统计数字，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一百二十七种文字，在一百多家外国出版社出版发行。甚至一个世界上总共只有四万多人的民族——萨阿米人（居住在挪威、瑞典等国）几年前也用本族语言萨阿米语出版了他的一本小说。而在德国，据报道，几乎每个家庭里都有至少一本艾特玛托夫的作品。一个小民族的作家何以享誉世界，受到各国读者如此的喜爱呢？

我国著名作家张承志对此做出了回答。他说：“艾特玛托夫主要依仗的是真正的抒情艺术。那些大段大段的描写，满渗着马经草经的描画、歌唱、联想，真是太美了。那享受无法忘怀，细读一遍像是一场美的沐浴。出了天山的作家凭仗的是神奇天山的灵气，那是无敌的艺术。”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一九二八年生于前苏联吉尔吉斯的一个游牧村落。在童年时代像“一座童话宝库”似的奶奶讲不完的故事，三十年代的大肃反以及四十年代伟大的卫国战争，都在未来作家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五十年代初艾特玛托夫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成名作《查密莉雅》（1958）不仅使他享誉全苏联，而且在欧洲也引起强烈反响。小说发表后第二年，法国著名作家路易·阿拉贡便亲自把它译成法文，并称其为“世界上最优美的爱情故事”。一九六三年，艾特玛托夫因中篇小说集《草原和群山的故事》获得苏联最高文学奖——列宁奖。此后，他又连续三次获得苏联国家奖。至八十年代末，艾特玛托夫所写的十余部中篇小说无一例外地全都拍成了电影或电视剧，有的还改编成了歌剧或芭蕾舞剧。在国际上，艾特玛托

夫还获得意大利“橄榄枝奖”、德国“吕克特奖”、奥地利国家文学奖等重大奖项。他所取得的所有这些成就在前苏联的文坛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篇小说《查密莉雅》(1958)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年轻美貌的有夫之妇一反传统观念和习俗,爱上另外一个男人,并最终与之出走。这样的爱情题材在浩瀚的书海中屡见不鲜。但艾特玛托夫独具匠心,以朴实酣畅的笔墨为读者描绘出一个充满吉尔吉斯风情的动人故事。作家没有去写女主人公查密莉雅与旧的传统习俗之间的冲突,相反,倒是用简洁的文字展示了宗法环境诱人的一面:和睦而殷实的家庭,对儿媳百般怜惜的慈祥婆婆,作为“全村头一个骑士”的丈夫。作家着力刻画的是查密莉雅对一个“只有一件破大衣”但“在精神上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富有”的丹尼亚尔的感情变化:从无情到有情,从爱情的萌生、发展,直到最后的爆发。而所有这一切自始至终都是以广袤的吉尔吉斯大草原为背景,通过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山村少年的眼睛来观察,通过少年的感受来表达的,因而小说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随着少年的叙述,我们仿佛听到了在那迷人的八月之夜丹尼亚尔唱起的那支赞颂爱情、赞颂生活的嘹亮的高山与草原之歌,看到了在那雷鸣电闪的夜晚坐在麦秸堆旁的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这两个“新的、无比幸福的人”……艾特玛托夫把一个常见的爱情题材写得真正富有诗情画意,令人情怀激荡。

《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1961)是一部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悲剧。确切地说,在小说的开头男女主人公初次相遇是十分浪漫的,接下来的便是一整天的坐卧不宁,神魂颠倒,以及看似偶然的几次巧遇。而一个星期后,风景如画的伊塞克湖畔便成了他们的结婚新房。小儿子的出生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但后来却发生了倒霉的事:男主人公伊利亚斯逞强好胜的性格引发一场生产事故,接着他又一错再错,自暴自弃,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在小说的结尾,伊利亚斯离开了伊塞克湖,去寻找新的生活。他相信:“我会有人们所有的一切。我也会找到朋友和同志。但只有一样东西我不会再有,那就是我永远失去的、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别了,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别了,亲爱的!祝你幸福!……”

这个美好的、令人扼腕叹息的爱情小说先后两次被拍成电影，还被改编成歌剧和芭蕾舞剧，长时间在前苏联各地的银屏上播映，在舞台上演出，感动了无数的观众。

在小说《骆驼眼》中，主人公柯梅尔中学毕业后自愿来到阿纳尔汉大草原，投入开垦处女地的热潮中。他遇上一个粗野、贪婪、恶魔似的青年阿巴吉尔。阿巴吉尔总是无理取闹，故意找茬儿，甚至殴打别人。但即使在那恶劣的环境里，也曾有过快乐的时刻，那是柯梅尔与一个梳刘海儿的小姑娘在起名为骆驼眼的泉水旁的相遇和谈话。小说真实再现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人民开发大草原时的艰苦生活，揭示了两个当代吉尔吉斯青年截然不同的内心世界。《骆驼眼》会使我们读者中的许多人回想起自己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上山下乡时的情景。

《第一位老师》(1961)是一曲献给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普通乡村教师的颂歌。红军战士玖依申复员后回到家乡，在极其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在一所破马房里办起了村里第一所小学校。玖依申本人其实也识字不多，手边一本教科书也没有，但他凭着自己对教育事业和孩子们的热爱，尽其所能，使那些穷苦的乡村孩子们得到了最初的启蒙教育。“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建树了丰功伟业。是的，这的确称得上丰功伟业。”他的学生，女主人公苏拉依曼诺娃后来成了苏联科学院院士。

《第一位老师》还是一个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凡是看过这部小说的人，都不会忘记战后女主人公在火车上瞥见一个外貌酷似玖依申的扳道员而猛地拉下紧急制动阀，继而感受到巨大失望之后的悲痛场面。“人们让开了道路，我仿佛被他们带了去埋葬……在这沿着列车行进的死寂的行列中，在电线间呼啸怒吼的风声中，我听到了送葬的哀乐……我的旅伴弹起了吉他，夜半悲音，如泣如诉。而我，在自己心中，带走了像俄罗斯寡妇深沉的歌声一样的过去战争的哀伤的余音。”读到这段文字，恐怕很少有人没有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第一位老师》也被拍成电影，轰动一时。

一九六三年，以上四篇小说结集而成的《草原和群山的故事》获得列宁奖。时年三十五岁的艾特玛托夫成为该奖项最年轻的得主。

艾特玛托夫是一位具有鲜明创作特色的作家。对普通人善良美好的内心世界的赞颂,贯穿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他擅长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心理、描写自然景色。尤其令人称道的是洋溢在他作品中那种浓郁的民族气息:他善于汲取民族文化的丰富营养,广泛地运用民间文学的各种表现手法,采用神话、传说、民歌、民谣来深化主题,从而使其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是非常好读的。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像是蜜和酒,甘甜芬芳得让你陶醉其中……在读他的作品时,甚至能闻到成熟庄稼和干草堆的气味。”这是我国著名作家冯德英先生说的几句话。我相信,这也是许多读过和即将阅读艾特玛托夫作品的读者共同的感受。

刘 开 华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



名著译

插图本

MING ZHU MING YI CHA TU BEN



ПОВЕСТИ ГОР И СТЕПЕЙ

П ОЗЕСТИ ГОР И СТЕПЕ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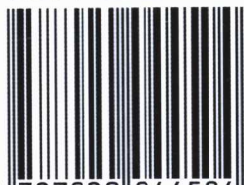


名著名译

插图本



ISBN 7-02-004450-6



9 787020 044504 >

目 次

查密莉雅	1
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	47
骆驼眼	137
第一位老师	170

查密莉雅

这会儿我又一次站在这幅镶着简单画框的小画前面。明天一早我就要动身回家乡去，因此我久久地、出神地望着这幅小画，好像它能够对我说些吉祥的临别赠言似的。

这幅画我还从来没在展览会上展出过。别说展出，就是每逢有亲属从家乡来看我，我都尽量把它藏得远远的。其实，它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可也根本算不上是一幅艺术精品。这幅画很朴素，朴素得就像上面画的那片大地。

这幅画的远景是暗淡的秋天的天际。在遥远的群山上方，秋风催赶着片片疾驰的行云。近景是一片赤褐色的长满艾蒿的草原。道路黑黝黝的，刚刚下过雨之后还没有晒干。路旁是已经干枯的、被踩断的密密丛丛的芨芨草。顺着被冲洗过的车辙，有两个人的脚印伸向前去。越远，路上的脚印就显得越浅，至于那两个旅伴：看样子只要再走一步，就会跨到画框外面去了。其中的一位……不过，我这话有点扯远了。

这是我少年时代的事。那是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我们的父兄在遥远的前方，在库尔斯克和奥勒尔附近苦战；我们——当时都还是—些十四五岁的少年——在集体农庄里劳动。天天干不完的重活儿，本来都是成年人干的，如今压在我们还没有长结实的两肩上。我们在收割的时候又偏偏碰上特别酷热的天气。几个星期不回家，日日夜夜在田野里、打谷场上，或者在往车站运粮的路上。

在一个酷热的日子，镰刀都好像因为收割磨得发烫了，我从车站坐空车回来的路上，决定顺便回家去看看。

靠近河滩，街道尽头处的小丘上，有两座围着坚固的土墙的院落。宅院周围有一排高高的白杨树。这就是我们两家。很久以来，我们两家就毗邻而居。我是大房的孩子。我有两个哥哥，他们还没

结婚,都上前线去了,已经很久没有他们的音信了。

我父亲是个老木匠,天一亮就起身做祈祷,然后到工场木工间去,直到很晚才回家。

家里就剩下母亲和一个妹妹。

旁边的院子里,或者照村里叫法,小房里,住着我们的近亲。不是我们的曾祖,便是我们的高祖,曾经是亲弟兄;而我称他们近亲,就是因为我们是家人。早从游牧时代,从我们的祖先一块儿安扎帐篷、一块儿牧放牛羊的时候起,我们就兴亲族住在一起。这种传统还被我们保持下来。在村里实行集体化的时候,我们父亲一辈就挨在一块儿安了家。而且也不只是我们,贯穿全村的一直通向河滩的整条阿拉尔街,都是我们同族人,我们都是一个族系的。

实行集体化后不久,小房的家主就去世了。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岁数很小的儿子。当时村里还奉行着世代相传的族法,依照族法的老传统,不能让携儿带女的寡妇嫁出族外,于是族人便让我的父亲娶了她。他这样做,也是他对于祖先在天之灵应尽的本分,因为他是死者最近的亲属。

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二个家。小房表面上家业独立:有自己的宅院,自己的牲畜,但实际上我们是一块儿过日子。

小房的两个儿子也参了军。老大萨特克是刚结婚不久就走的。我们还能收到他们的来信,当然,要隔很久才能收到一封。

小房里剩下婆婆——我唤她婶娘——和儿媳,即萨特克的妻子。她们俩从早到晚在农庄里干活。我的婶娘是一个善良、温顺、老实的女人,论干活儿从不落在年轻人后面,不论是挖沟,浇水,样样都行。命运像是褒奖她的勤劳,又赐给她一个能干的媳妇。查密莉雅和婆婆一模一样,肯操劳,心灵手巧,就是性格有点不同。

我很喜欢查密莉雅。她也很爱我。我们很合得来,可是我们不敢彼此称呼名字。我们要不是一家人,我一定叫她查密莉雅。可她是我哥哥的妻子,我得叫她嫂子。她唤我小兄弟,尽管我并不大,我们在年龄上的差别根本不大。但这是村里的习惯:嫂子得把丈夫的弟弟唤做小叔或小兄弟。

两房的家务都由我母亲经管。我的小妹帮她一些忙,她还是一

个小辫儿上缠着头绳的傻小妞儿。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她那样勤劳地干活。是她把两家的小羊和小牛赶到园外去牧放，是她拾来干牛粪和干柴，让家里总有东西烧，是她，是我这个翘鼻子小妹妹，为了不让妈妈挂念杳无音信的儿子，总想尽办法给妈妈解闷消愁。

我们这一大家人和睦相处，丰衣足食，全是母亲的功劳。她是我们两家的全权主妇和管家人。她很年轻的时候就进了我们的游牧祖先的家门，她一直是虔诚地遵循着祖先的遗训，公正无私地掌管两家家务。村里公认她是最值得尊敬的一位心地好、见识广的贤主妇。家里一切都归她掌管。至于父亲，说实话，村里人不承认他是一家之主。不止一次听到有人在要办一点什么事的时候这样说：“唉，你顶好不要去找大师父，——我们此地对手艺人这样尊称——他就晓得那把斧头是他自己的。他们家里大娘才是一家之主，你去找她，保准没错儿……”

应当说，尽管我小小年纪，可我还常常参预一些家务事。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哥哥们都打仗去了。人们把我称做两家的男子汉、护家的和养家的，这多半是开玩笑，有时却也是正经的。我以此感到骄傲，一种责任感就常常挂在心上。并且，妈妈对我敢于独当一面也采取鼓励态度。她盼望我成为一个善经营、能办事的机伶人，不要像父亲那样，一天到晚一声不响地刨木头，锯木头……

我从车站回来，在宅旁柳荫下停住车子，松了套绳。当我向门口走去时，看到我们的生产队长奥洛兹马特在院子里。他骑在马上，像往常一样，一条拐杖系在马鞍上。妈妈站在他旁边。他们正争论着一件事。我走近些，听见母亲的声音：

“不行！别胡闹，哪儿见过女人赶车运粮食？你做做好事，让我的儿媳妇清静点吧！她原来干什么，还让她干什么吧！就这样已经搞得我晕头转向了，你倒来管管两个家看！幸亏还有个小丫头帮我一把……已经有一个星期我连腰都直不起来，腰简直要断了，就像驮着块千斤石，这不，玉米又干坏了，等着浇水呢！”她越说越上火，一面不时地把头巾的角往衣领里面塞。她生气的时候，常做这种动作。

“您这个人可真是的！”奥洛兹马特在马上晃了一下，失望地说，

“我要是有腿，而不是这条拐杖，我会来求您？最好还是像过去一样，我自己来干，把粮食袋往车上一摔，赶马就走！……这不是女人干的活儿，我晓得，可你到哪里找男人去？……所以才决意请女将出马。您不准儿媳妇赶车，可上级对我们把难听话都说尽了：战士们需要粮食，我们却完不成计划。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我拖着长鞭朝他们走去，队长看见了我，高兴起来，显然他是想出了什么新点子。

“好啦，您要是担心媳妇的安全，瞧，有她的小叔子保驾，”他高兴地指着我说，“他决不会让谁靠近她。可以不必犹豫啦！咱们的谢依特是好汉子。只有这些小伙子，咱们这些养家的，才真解决问题……”

妈妈不让队长把话说完：

“唉呀，瞧你像个什么样子，简直成了流浪汉！”她数落起来，“瞧你那头发，毛蓬蓬的……你爸爸也真是好样的，给儿子剃剃头都腾不出工夫……”

“就这样好啦，今天就让儿子和老人家亲热亲热，剃剃头，”奥洛兹马特机伶地接过母亲的话头说，“谢依特，今天你就留在家里，把马喂一喂，明天一早我就派给查密莉雅一辆车，你们一块儿赶车。要给我记住，你可得负责她的安全。您就别担心啦，家主娘，谢依特决不让她受欺侮。既是这样的话，我还再派丹尼亚尔同他们一块儿。您是知道他的，是个很老实的后生……就是刚从前方回来的那一个。就这样吧，三个人一块儿往车站运粮食，谁还敢动一动您的儿媳妇？对吧，谢依特？你觉得怎么样，我们想让查密莉雅赶车，可你妈妈不同意，你要劝劝她！”

队长的夸奖，以及他竟用对待成年人的态度同我商量问题，使我心里美滋滋的。另外我立时想象着，能和查密莉雅一块儿赶车去车站该有多好。我于是摆出一副老成的样子，对妈妈说：

“保证没事儿，怎么，会有狼来把她吃掉还是怎的？”

我并且摆出老把式的神气，煞有介事地从牙缝里咝了一声，大模大样地晃着肩膀，拖了鞭子就走。

“唉呀，你可真行！”妈妈做出惊喜的样子，但是她马上气愤地呵

斥道，“狼吃不吃她，你怎么知道？就出了你这块聪明材料！”

“他不知道，谁知道？他是你们两家的男子汉，很能干，有两下子！”奥洛兹马特拼命讲我的好话，他一面担心地望着妈妈，怕她又固执下去。

可是妈妈没有反驳他，只不过不知为什么立时重重地叹了口气，缓和了语气说：

“这可算什么男子汉，还是孩子哩，可就这样也得白天黑夜地埋头干活……我们那些叫人爱不够的男子汉天知道在哪里！家家空荡荡的，就好比营地上拔掉了帐篷……”

我已经走远了，没有听完母亲的话。我一路用鞭子打着屋角，打得灰尘飞扬，我甚至没有理睬正在院子里用手拍制牛粪块的小妹欢迎的笑脸，神气活现地走进了井棚。我在里面蹲下来，不慌不忙地从桶里倒水洗净了手，然后走进房里，喝了一碗酸牛奶，再倒一碗端到窗台上，把面包掰碎泡了吃。

妈妈和奥洛兹马特还留在院子里。只不过他们已经不再争论了，而是平心静气地低声谈着。他们准是在谈我的哥哥们。妈妈不时用衣袖擦擦红肿的眼睛，深沉地点着头，表示对正在安慰她的奥洛兹马特的回答，一面用模糊的泪眼望着绿树葱葱的远方，像是希望看到自己远方的儿子。

妈妈一伤心起来，就什么都不讲了，看样子，她答应了队长的要求。他达到了目的，很是得意，抽了一下坐骑，马匹踏着轻快的碎步出了院子。

不论是妈妈，还是我，自然都丝毫没有想到，这一切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我一点都没有担心查密莉雅能不能驾驭得了双套的马车。她对马是摸得透的，因为查密莉雅是巴开尔山庄一位牧马人的姑娘。我家的萨特克也是牧马人。似乎有一次春天赛马时，他竟赶不上查密莉雅。是不是真的，谁也不管它，可是大家都在说：赛马之后，恼羞成怒的萨特克就把她抢来了。还有一些人却偏说，他们是恋爱结婚的。不管怎么说吧，他们共同生活总共只有四个月。后来战争开始，萨特克便应召参军了。

不晓得该怎么理解,也许由于查密莉雅从小就和爸爸一起赶马群,——他身边就她一个,又当女儿,又当儿子,——于是她的性格中就出现了一些男子气概,有点躁烈,有时甚至很粗犷。查密莉雅干起活来一阵风,有男人气魄。和邻居妇女能处得来,可要是有人没来由惹恼了她,她骂起你来可不让人,还有几次有人被她揪住了头发。邻里不止一次前来告状:

“你们这算什么样的儿媳妇?进门才没几天,一张嘴就这么厉害!一点不给人面子。”

“她就这样才好哩!”妈妈回敬说,“我家媳妇有话就爱当面讲。这比藏而不露背地咬人强。您家媳妇倒会装温和模样儿,可这种温和媳妇,好比臭鸡蛋:表面干净光滑,骨子里其臭难闻。”

爸爸和婶娘对待查密莉雅从来不像别的公婆那样厉声厉色,挑鼻子挑眼儿。他们对她很和善,心疼她,就只希望她一点——希望她对真主虔诚,对丈夫忠实。

我理解他们的心情。他们把四个儿子送进了军队之后,便把两房惟一的媳妇查密莉雅当做莫大的安慰,因此对她百般怜惜。我却不理解我的妈妈是怎么回事儿。她可不是随便就喜欢谁的。我妈妈对人对事要求十分严格。她过日子有自己一套规矩,从来不肯改变。每年春天一到,她要把我家游牧用的帐幕搬到院子里,用杜松枝熏一熏,这帐幕还是我父亲年轻时置备的。她教导我们绝对热爱劳动,尊敬长者。她要求家庭中每个成员无条件服从。

查密莉雅自从到我家来,就不像个做媳妇的应有的样儿。不错,她尊敬长辈,听他们的话,但是在他们面前从来不肯低头弯腰,她可也不像别的年轻媳妇那样躲到一旁噤声,总是想什么就直截了当地说什么,也不怕说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妈妈常常支持她,爱听听她的意见,但是决定权往往仍归自己。我感到,似乎妈妈从查密莉雅的心直口快、大公无私中看出她是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并且暗下打算,有朝一日把她放到自己的位子上,使她成为一个同样有威望的家主娘,同样的当家人,家业的继承者。

“要感谢真主,我的孩子,”妈妈常教导查密莉雅说,“你是嫁到一个殷实、有福的人家来了。这是你的福气。做女人的幸福,就是生几